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基字02260122号 No.6230









擬
涯
翁
校
印
府
刊



擬涯翁按樂府引

讀詩令人感發讀樂府令人宣

盛於漢漢樂府渾樸魏近之晉乃雋逸宋已不及

晉齊梁漸流於綺縠唐變之然不盡如漢宋於唐

愈遠至元極矣漢長卿魏子建晉士衡宋明遠皆

翩然成家流響百世然人以世殊言以時異唐太

白才高元去漢雖遠廉夫銳志樂府極力體裁亦

成一代之音我

明元老西涯公獨取其豪邁爰因事命題因題措

義而擬樂府百篇舉世珍之不啻隋珠趙璧夫公



文章爾雅事業崢嶸固

聖代之韓歐也吾師虎谷先生曾携續宗晉謁及
持舊所作就正焉得蒙典教乃續宗竊有志於張
文昌梅聖俞而力不逮徒切欣慕焉耳山中頗暇
顧不量讀公擬古樂府而有感焉篇擬之亦百首
外又八首然才思庸劣不能彷彿其萬一聊以稽
古寄興云爾噫安得起公於上台終教之使知尋
源大雅探本黃鐘也邪

嘉靖癸丑立春天水胡纘宗引

辭義稍異者因易其題以就之非敢求異也

伏讀古今樂府漢之音其堂上之琴瑟乎魏晉

辭義稍異者因易其題以就之非敢求異也

伏讀古今樂府漢之音其堂上之琴瑟乎魏晉
宋之音其堂下之笙鏞乎唐之聲其席上之鐘
磬乎元之聲其席外之簫鼓乎皆可以起人之
聽動人之聞然非協曷諧是故司馬相如作之
樂律按之故其音渾曹子建陸士衡鮑明遠作
之樂師和之故其音典李太白杜子美王仲初
張文昌作之樂正節之故其聲暢楊庶夫劉靜
修作之樂部調之故其聲適此古今之所以別
而雅俗之所以分也兄可泉先生嘗擬漢樂府
百九十首浚川甬川諸公咸謂其古雅精典今

擬古樂府一序後

擬涯翁樂府百有八首秦隴人士咸謂其醞籍
飄逸三復之擬漢之作其格調如入宗廟擬元
之作其景象如翫山水統宗不識音律不知聲
韻竊惟先生倚輿馬而擬漢其有意於學龍吟
乎臥泉石而擬元其有志於學鳳鳴乎使得登
涯翁之堂而入其室苟擬秦聲也不可以學三
百篇乎不可以學關雎麟趾乎

嘉靖世有六年秋八月一日斗泉胡統宗謹跋

可泉擬涯翁擬古樂府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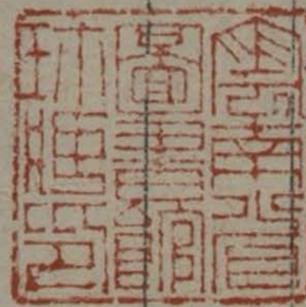
可泉擬涯翁擬古樂府卷之一

太康張光孝

評

清渭胡統宗

注



申生

擬申生怨

晉生世子申生寵姬生奚齊姬欲易世子假
夢姜妃令生致祭胙留宮中七日壽而獻之
及犬斃地墳則曰賊由太子生欲辭恐傷驪
姬欲去恐被此人弗納况獻侯已老遂自經

反反驪姬情眩惑獻侯心一夕夢忽祭七日胙已

陳不問犬何斃不問酒何墳乳下有奚齊眼前有

申生請勿攻若姦請勿洩若殘但願阿翁飽但願

阿翁安清霜被中野不見伯竒寒墮淚去未能傷

心辭也辨未能再拜謝重耳已矣從吾經

讀此讒姬無遁情矣而申生之恭千載昭昭

其二

牲惟一日潔胙豈十日鮮晉侯疑不疑言當未食

犬必斃未祭地必墳晉侯知不知苟疑則舍曰賊

由彼加曰賊由我申生死不死言勢死非驪居不安

非驪食不飽申生辭不辭辭明辨也此世子經世

子見嬖姬寔危而君侯欣活脫寫出

存趙孤擬屠兵來

程嬰杵曰趙客也屠岸賈蓋殺趙族嬰曰計匿其孤而以他孤代之後趙朔長乃復盡

屠族曰先自殺

程嬰抱白而代他孤之後趙朔長乃復盡

屠族曰先自殺
後嬰亦自殺

死孤易存孤難假孤危真孤安曰死先報宣嬰死

兼報杵欲識嬰曰心請看程杵語翻覆死與隣輾

轉事圖全昔為趙門知今為趙宗憐者當誅趙

不當絕賈當報晉不當滅晉無臣趙有客

斷得的當

焚縣山 擬綿山怨

介之推從晉侯出亡既歸而賞不及推推乃
同其母避之綿山晉侯召之不來竟焚死焉
用文吾將隱能如是與俱去皆母子相與之
言而義罪賞姦則之推道晉臣之非而不欲
劫充云爾

龍欲翔蛇當輔龍斯升蛇何補下義罪上賞姦豈

効充靈貪天綿山月綿水雲吾將隱焉用文能如

是與俱去就本傳中語泉可釀薇可茹召已亡焚

或出分欲終終終身火徒熾石皆裂母俱死家寒食

事推始一月焚千年禁祿弗及悲無任句句切題

際括傳中句自成韻語而介子心事亦白

宋伯姬擬避火行

宋伯姬恭公姬魯宣公女也寡居過火左右請避火姬曰傳姆不俱又曰傳不來遂被焚

姆不來火已臨傳不至火斯焚動畏禮靈畏火止

卹義靈血身死節重千鐘輕死難難千祀榮霜雪

其操金石其心其容之光其國之楨柏舟教關難

化鳳千刃風斯下沮周公宗教子寺肇星涇白

其操金石其心其家之光其國之楨柏舟教隣斯

化鳳千仞風斯下祖周公宗微子特筆聖經伯姬

不死惟重符故輕烈烈伯姬

帶血劔擬掛劔曲

吳季子聘魯過徐徐君好所帶劔季子心知之為聘未終及歸徐君卒乃挂劔徐樹而去

我行携劔兮千金徐君好劔兮情深未贈已許兮

盜倍吾心憐君已逝兮把劔無任帶劔君墓兮古

木蕭森嗟嗟徐君與劔俱沉有知無知兮其賞吾

音其音響當與挂說得季子重節分曉

其二

悅劔欲劔彼意泯泯心知心許此衷隱隱欲贈莫

按九原閔閔既許必贈高風凜凜帶劍徐墓死者
冥冥不謂徐知中心耿耿乃知延陵素心炳炳

燕二生

擬樹中餓

二生左伯夷羊角哀也聞楚平王善待士乃
同入楚阻雪絕糧夷度不能俱生乃併衣食
與哀而自餓死樹中哀仕楚為上大大夫乃
言於王禮葬伯夷畢哀自殺以下從之

伯夷能讓生角哀寤愛死餓敢比首山死不談易

水哀存挑即存哀仕夷即仕千載憐左生交道獨

堪此葬以報同心死以報知己九原苟相從握手

憐吾是

生曰能曰寤二
生之心自矣

道二生心
事較然

漸臺水

楚昭夫人貞姜齊侯女也昭出遊留夫人
楚昭夫人貞姜齊侯女也昭出遊留夫人

楚昭夫人貞姜齊侯女也昭出遊留夫人臺上水至迎者忘持符夫人竟待符死

臺衷水水乘臺也符何在君命召使命來符何

在臺混混水湯湯符何在去則存留則亡符何在

妾與臺俱沉敢忘名妾心臺與妾同傾空傳憐妾

名臺胡為乎成妾胡為乎生意外惟重生故輕生

國士報擬國士行

國士謂豫讓也讓為智伯報讐入宮乞市伏橋篤矣終擊衣自殺烈哉

而入而宮寧忘襄子而乞而市寧忘襄子而伏而

橋寧忘襄子也而若彼每避我我矢孰舍彼復許我

我七孰把未能盡我分徒能盡我心吁嗟智子讓自

而徒能擊彼衣未能擊彼身吁嗟智子請以死絕

襄子報智子

智子以國士待
豫子以國士報

形容豫子之
節千古烈烈

卜相

擬卜相篇

文侯問李克克以五視對侯曰吾之相定矣
翟璜問克克曰魏成璜詰之克以所進之人

答之
璜謝

良臣亦卜君明君斯卜相翊國今所須進賢古所

尚下問似謙恭近取若辭讓孰薦皆為師孰薦皆

為將成也堪左右璜也寧下上五視見操存一謝

知趨向翻矜全晉分豈藉宗周比不省晉諸侯不

問周天子東遷周固襄西封晉遂圮

斯藉度分晉
廢其君酒為

家得人知為君家人今何處

問周天子東遷周固襄西封晉遂圮其君酒為

家得人知為君家人今何處川

魏君臣賢於卜相然不知不賢於分晉此不能相掩矣

昌國君

樂毅下七十城矣以齊有田單故二城不下燕人以久點兵欲王齊謗毅燕昭遂封毅為

齊王毅皇恐不受燕惠素不善毅而單又反間毅安得而走惠復讓毅毅報書其心白矣

燕昭能任賢齊城垂俱下燕惠能信讒齊城忽復

野反間夕飛入代將朝趨出破敵應振揚提兵寧

翻覆竊乘不快心肆加不根謗溜丘昔無兵即墨

今有將烈烈齊城牛營營燕市虎雖非王者師神

速昔何武非胥豈仇吳非韓寧受齊墮淚止趙謀

收涕報燕書昌國復昌國今昔夫何如

鋪叙得昌國之功
之心令人感慨

邶鄆賈

陽翟子謂呂不韋也不韋計納其美姬於秦
子楚遂生政然其姬不韋先妾之矣後又以
計立楚為世子而
不韋亦飲醢死

賈易善貨難奇惟有陽翟子知出我邶鄆金博彼
長安玉重賞投為餌美姝射為鵠華陽忽懷寶安
國遂刻符嗣子竟納姬愛姬偏產珠今日侯文信
明日位相國賈利利滋多舉世惟陽翟只擬寄薦
生寧知飲醢死空傳得賈兒嬴呂竟誰氏賈不賈

陽翟子餽釣餽

即賈上說盡賈態不

生靈知歛醜死空傳得賈兒羸呂竟誰氏賈不賈

陽翟子

射鵠射鵠

即賈士說蓋賈態不
幸亦不能道情矣

易水寒

擬易水行

燕太子質于秦然而歸托劍士荆軻入秦刺
殺秦王軻將去乃有易水之歌及抵秦投七
首以投秦王王驚走
軻逐王不得遂體解

西州有虎氣吞太行避虎燕子切齒虎強荆卿激
烈把劍飛揚處士殞身而事而襄將軍殞首而用
而臧遙指二華獨登虎場出七投虎地久虎昂裂
背叱虎遶柱徬徨追虎三匝顧遭虎傷所嗟術疎
雖斫莫戕獻圖既竭負嶠復猖志雖不售其事則
張苦心空切逢時不良易風蕭蕭易水浪浪處士田光

將軍於期也
以虎取譬楚不仁燕不智具見矣
實而典據史鋪叙如在目前

築長城

擬築城怨

秦始皇遣將軍蒙恬北擊胡收河南地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東延袤萬里

父築城豈憚老子築城寧憐小弟築城室無妻兄
築城門有嫖吏索丁兒在抱婦餉夫虜在道朝築
城日欲生夕築城月將明西築城洮河竭東築城
遼海絕城既成且莫哭城或崩復誰築

讀此則天下無間
丁矣秦皇豈知邪

鴻門謝

擬鴻門高

楚漢初約先入關者王王沛公既入項王因
讒怨漢欲擊漢得項伯與張良解之遂會鴻

門樊噲排闥而入見項王言漢不
倍乃留良獻玉沛公先回灞上矣

楚漢初約先入關者王王沛公先入
讓怨漢欲擊漢得項伯與張良解之遂會鴻

門樊噲排闥而入見項王言漢不
倍乃留良獻玉沛公先回灞上矣

江風從虓虎海雲從驪龍後先臨鴻坂睥睨寧相

容負嶠虎怒視飛沙風復雄舞劔計未逞破斗謀

已窮龍行雲斯翼壁獻情已通復閉豈弗豫先入

非無功不緣項伯善那稱沛公謝得免侍將擊却

動謀臣咤信說劫霸上毀約吞關中舉玦心如盛

增裂背氣若虹噲風靡虎仆地雲騰龍御空風盛

增雲謂良虎謂羽
龍謂季虹謂噲也
取譬的切漢
楚曲直較然

新豐樂 擬新豐行

漢高祖既尊其父為太上皇
上皇思豐故舊乃移豐父老於驪邑名曰新豐太上皇乃悅

東鄰酤酒西鄰鬪鷄少小追逐老大提携歌舞呼

喚屠販滑稽門戶相倚醉醒相扶道盡故態忽復到

吾豈誰謂阿房崇何知在宮壺高拱寧從容公昔

在虜吾心如刺今乃在秦吾得養志公昔在俎吾

心如焚今復在豐吾能縮地今日心昔日心何侵

尋千載而下不可諉之不得已忍邪不

淮陰族

擬淮陰歎

漢高祖用淮陰侯韓信力誅楚霸王垓下功

成乃偽遊雲夢以蕭何計縛信斬之遂夷其族高祖已破豨歸聞信死且喜且哀之

寬仁重漢皇劄復輕楚王信也明且遠寧知敵破

謀臣亡乞假王子真王何意繼今成禍殃禡若軍

寬仁重漢皇劉復輕楚王信也明且遠寧知敵破

謀臣亡乞假王子真王何意繼今成禍殃禡若軍

徒若封叶卑垓下之功忘未忘免死狗烹鳥盡弓

藏辟穀何不從子房舍人告宮使倡告韓韓戮告

彭彭戕遊非真賀非常吕后蕭相心相將通何言

豨何人空令千載傳喧哀有情喜無因綿延漢祚

少恩傳喧言未定也漢譏漢少恩良是說

臣不如

漢吕后欲王諸吕右丞相王陵曰高帝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左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曰無所不可孝文初陳平謝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吕臣功亦不如勃

帝御龍后翊鳳宗社有盟伊誰共右廷爭左面諛

丞相同體言何殊當年與執論臣言式於陵今日
與協謀臣心孚於陵計楚以興漢臣功多於勃誅
呂以安劉臣力不如勃從陵被遣事恐無成携勃
受托兵故有名有智無智奇哉平

傳謂陵漢四百年一人而已
救得陳平亦當畢竟以陵為正

殿上戲

文帝以申屠嘉為丞相時鄧通居上旁怠慢
嘉奏帝檄召不來且斬通詣丞相免冠徒跣
頓首謝嘉曰小臣戲殿上當斬通首出血不
解上度通困甚持節召通而謝丞相釋之

君端共臣恭侍通何人敢嬉戲天子喜丞相怒儀
當肅法不當侮有蓋臣無幸臣有諍臣無弄臣寶

爾分罷鱗青去駕嚴戲何處丞相名天子遣頭濡

當肅法不當侮有蓋臣無幸臣有諍臣無弄臣寶

扇分龍鱗翥法駕嚴戲何處丞相名天子遣頭濡

血罪未免天子謝丞相釋臣職盡君心格帝未冠

醜遽止四百年傳國是

此漢文之所
以稱於漢也

傳宜陽

擬宜陽引

漢竇太后弟廣國四五歲被略至宜陽與人
作炭寒卧岸下岸崩百餘人皆死廣國獨脫
卜不日當為侯從其家上書自陳帝名見詰
之是乃厚賜田宅選士與居卒為退讓君子

少小貴幸老大驕不見巖穴風囂躑宜陽二竇昔

寥寥金鈎玉勒今聯鑣誰其卜者言非遙戲年被

略時所遭岸崩不壓神為超太后見弟悲喜交觀

津有客簪金貂滿堂朱紫非人要寧忘采山作炭

勞選士與居厲節操雙雙黃鳥鳴遷喬也比漢文貴

戚聲脩脩當時胡不憐薄昭寄美刺於韻語

穎水濁

漢建元間竇太后從兄嬰為丞相後免遇客
 稍怠獨厚遇將軍灌夫夫剛直好俠宗黨橫
 於穎川乃有水濁之歌丞相武安侯田蚡與
 夫飲於嬰家酒酣夫起舞屬蚡蚡不起夫語
 侵之他日蚡請嬰城南田不與夫怒亦持蚡
 受淮南金事後嬰夫俱過蚡賀蚡娶燕王女
 酒酣夫又以程李耳語事忤蚡蚡怒客案夫
 項令謝夫不為謝蚡令縛夫隨分捕灌氏皆
 棄市比嬰上書論救或兩是之或是魏其帝
 怒責人首鼠兩端夫竟被殺明年蚡病諱言
 魏其灌夫殺之竟病死及淮謀反
 帝聞遺金事曰使武安君在族矣

將軍醉舞丞相怒丞相吞田將軍阻將軍罵坐丞

相嗔丞相膝席將軍侮不失故志血受虜夫也心獨

將軍醉舞丞相怒丞相吞田將軍阻將軍罵坐丞

相嗔丞相膝席將軍侮不失故志血受虜夫也心獨

苦穎水吟淮海金度量那重輕小嬰直諫蚡飛變

飛飛語也却令東朝辨汲論公鄭論同誰憐老秃翁轅

駒局趣當時不敢堅首鼠兩端安國不敢偏知不

知疑不疑恰是淮南未反時神曰伐鬼曰殺冥冥

亦有平反平法貴戚雖多賢俊則那上書波及如

太后何國憲肅不肅空嗟田未族汲汲鄭鄭當時

蚡夫曲直自白漢帝辭有重輕

飛將軍不明嬰并得罪矣噫擬數奇歎

漢李廣天水賢將匈奴畏威稱飛將軍文帝
嘆其不遇公孫昆邪恐其自負泣請內徙

赳赳前將軍絕代才無雙匈奴七十戰一戰不得

當獨當也行不擊刀斗士卒樂戰守天子惜不逢公

孫憐自負七郡二千石九卿二十年賜與部伍共

戰當部伍先日憑射虎力時搏射鵬虜奮迅號以

飛仁愛呼以父忠良獨顯名猿臂自神武不俟數

固竒失道罪非竄白頭恥對吏尋思忽自計知與

不知者老壯皆垂涕中外欽廣賢誰復有廣風賦

詩陵何古報父敢何雄敢以報父仇被射死不負廣矣陵詩稱漢人

字字皆從廣傳中來是以切顯

齊二士擬文成死

漢武以天神不應誅少翁以仙人不見誅樂大後每對群臣美為齊二士所惑盡妖妄耳

齊二士

擬文成死

漢武以天神不應誅少翁以仙人不見誅樂大後每對群臣嘆為齊二士所惑盡妖妄耳

留侯黃石公沛公赤帝子龍虎際風雲不識方壺
士鬼神夫何神文成欽不欽內殿祈無靈一朝明
以刑胡不復爾身胡為乎引君神仙亦何神五利
經不經東海師無徵一夕懲以刑胡不遁爾形胡
為乎迎君五帝踰百歲三皇幾千齡所至多雲氣
帝王應有真武帝聞此其悔當不俟秋風起也

牧海羝

擬牧羝曲

蘇子卿持節不屈匈奴令牧羝海上云羝乳始得歸而武嚙雪窟居十年乃歸

君命重臣節貞律何言吾捐吾生陵何言吾完吾

名朝出視若羝雪續紛夕入視若羝風氤氳日起

觀吾節雲為蓋天開觀吾節霓為帶若羝水草群

吾節鸞鳳羽但悲旄不旄寧論乳不乳窖中心自

赤海上頭俱白歸來報天子圖形典屬國水草羣鸞鳳羽

輕重自見矣

壯子卿之節愈切愈高

九折坂

九折坂蜀道也刺史王吉至此嘆先人遺體不乘其險刺史王尊至此叱其馭曰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吉後徵為諫大夫年老道病卒尊遷東平太守卒官

坂九折腸九迴劬勞罔極盡歸乎來坂雖折心自

舒鳥道靡及底事迴吾車昔何止今何仕中道寧

忘此孰為孝子持節為漢完璧為秦殉國皆若人

舒鳥道靡及底事迴吾車昔何止今何仕中道虛

忘此孰為孝子持節為漢完璧為秦殉國皆若人

孰為忠臣

新語意

問牛喘

擬問喘詞

漢丞相丙吉嘗出逢清道群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不問前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停車使

問牛行幾里矣或以譏吉吉曰方春少陽用事恐牛行因暑故喘此特氣失節也故問

陰陽和天地位下上交品物遂牛行何時牛來何

地丞相問農夫對殺傷橫道其屬之吏古有平今

有吉相體貞國體一

歸之國體充善

馮婕妤

漢元帝幸虎圈熊偶佚相從昭儀等貴人皆驚走馮婕妤好當熊立帝問故婕妤好對曰猛獸

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
 歎傳昭儀等皆慙後立為婕妤好以子信都王
 尊婕妤為昭儀帝崩為信都太后信都子中
 山王有青病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哀帝遣
 中郎張由醫之由病狂誣太后呪詛上及太
 后太后即傳昭儀因遣吏案無所得更使中
 謁者立治之立受傳太后
 指責問馮太后飲藥自殺

虎苑熊忽逸宮御紛相失得人熊即平婕妤當熊
 情尋常憐彼佚倉卒嗟誰貞雖被君王嘆却啓昭
 儀慙寧知一日寵翻作終身銜無那中山禱有底
 謁者讒立治傳后授特責馮后燔烈烈昔何勇悄
 悄今何怯君恩高如天妾命輕如葉當日遇熊生
 此日遇青死地下見元皇相看復誰是
彼謂宮娥也

王明君 擬明妃怨

此日遇青死地下見元皇相看復誰是彼謂宮娥也

王明君

擬明妃怨

漢王嬙字昭君元帝時單于求美入為關氏帝按圖以嬙行及召見貌為第一乃誅畫工

妾貌揚不揚誰謂畫工低昂不怨妾心苦不苦胡

虜和親邊陲不吾侮不怨宮娥固多姝左右非吾

徒當朝不引見那知蒙子都漢將非不良漢兵非

不強勝負年年敵妾嫁何堪傷不怨單于玩雪闕

支嘗月琵琶奏馬上何處長楊城闕左賢王歌右

賢王舞牛來酒來共壽漢天子公主朝獵暮獵方

馬良人爭獻鮮聲飛揚葡萄酒熟飲欲醉日月不

似漢宮長胡茄日日動胡馬處處鳴何似雙雙旅

鴈一歲一南征在虜地本苦裸漢宮如年則

意出國風 意旨 趨絕出奮諸作上

尚方劍

漢元帝以帥傳奮恩任蕭望之等宦官弘恭
 石顯久典樞機帝委以政事望之等建白恭
 書用宦者非古制忤恭顯恭顯計奏望之等
 下獄後上聞之大驚救之數月上賜望之為
 侯方欲為相恭顯等誣望之不悔過又計欲
 下獄謂者發兵關望之第乃飲酖自殺上計欲
 之驚拊手曰求殺吾賢傳責顯等皆免冠謝
 後顯為中書令公卿皆重足雲為槐里令上
 書言災異又王氏專政上至太師張禹帝以
 所言示禹禹詭對曰災異深遠新學小生亂
 道雲上書求見曰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
 頭上問誰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將雲下左
 將軍辛慶忌
 力救得免

干將邪莫邪邪秦有高胡爾逃漢有禹有恭有顯

將軍辛慶忌
力救得免

干將邪莫邪邪秦有高胡爾逃漢有禹有恭有顯

胡爾免二世為之天元帝為之地神不神器不器

胡爾利免冠地堪墮淚賢傳今何處折檻時情更

悲誰殺吾望之

借劍欲誅佞臣則蕭之
賢朱之忠耿耿百世矣

美新

擬美新嘆

王莽篡漢遂更國號曰新揚雄其為其大夫
懇懇勤勤魏魏栗栗等皆美新篇中語雄稱
大儒而終身為莽
臣其人可知已

莽為君雄為臣天下以為攝彼獨以為真雄為臣

莽為君哀平何處為誰懇懇勤勤受金匱授玉璽

漢太后新天子嗟誰是臭馨香含甘實戴巍巍履

粟粟嗟誰是孰新孰舊孰美孰惡孰清淨孰宗寔
坐天祿校經年言奚言玄奚玄却慙投閣生應媿
閉食死續經僭經僭經叛經孰為揚子

續經僭經矣仕莽叛
經矣刺得揚子切實

兩虎鬪

漢執金吾賈復部將殺人潁川大守寇恂戮
之賈耻之欲殺恂恂曰蘭頗相屈為國也乃
令盛供酒殺金吾軍入饌兼二人恂出道迎
稱疾而還乃以狀聞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
得私鬪朕今分之於是
並坐極權結友而去

趙兩虎形般般漢兩虎聲桓桓一怒而猖一趨以
藏一激以忿一戢而翔風恬虎嘯定往謝靈短長

龍媒虎威伏照生那
五漢以兩虎

藏一激以忿一戢而翔風恬虎嘯定往謝靈短長

龍嬉虎威伏照生那但
漢以兩虎

康一不鬪兩俱生趙有鱗翼斯振虎鱗斯

騰騰龍一振一騰百獸無聲兩鬪矣足揚一傷真堪

傷強者傷弱者亡黑者強白者良
就其上發
堪得明當

嚴陵山

漢光武幼與嚴子陵同學光武即位物色召
陵見光武不為屈與同榻陵足加帝腹及

放歸仍釣嚴陵灘
上祠堂記兩高之

豈不知日近龍顏吾樂吾山豈不知諫議大夫拖

紫吾樂吾水君房何知文叔何疑坦吾腹加吾足

誰憐故人碌碌一人穆穆百工郁郁盍歸乎來吾

山青吾水綠

此見嚴陵之高
迴出漢庭之上

寫得子陵
何等高邁

四知

擬四知嘆

漢楊震古稱關西夫子以四知却金人高之
或曰使王密夜不懷金充高蓋責備賢者也

我知爾因薦爾我得是不知爾乃卻爾我失是

王謂

之金不當薦非私謝非公爾知之却非薄交非厚
至揚之庭

爾不知天皜皜地窅窅爾耿耿我悄悄夜無人心

有神伯夷兮豈薄周粟季札兮豈輕吳祿

曲盡楊公却金之美辭亦婉切
乃見却金之真非好名者比

其二

吉士何廉貞守身如淑女所交苟非義一介寧輕

取俯看地若聽仰看天若視叶外看爾乃客內看

吉士何廉貞守身如淑女所交苟非義一介寧輕

取俯看地若聽仰看天若視叶外看爾乃客內看

我乃主說得四知分曉既云心有覺孰謂人無知寸衷自

虛靈耿耿吾誰欺端居媿室漏交際胡爾私魯生

學下惠吾今師伯夷

曹娥江 擬弄潮怨

曹娥漢上虞曹盱女也盱能按節婆娑樂神因溺死不得其尸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死昔吳王殺伍子胥浮之江胥隨潮揚波往來或有見其神者

江水瀰瀰深吾父何處江水湯湯長吾父何處入

江求吾父上邪下邪孰與石住浮邪沉邪孰與波

去且莫蹉跎寧復婆娑如吾父何吾抱吾父天有

心吾父附吾江有神伍昔為忠臣往來江之濱曹

今為孝女朝夕江之津瀾瀾湯湯水洶也

伍謂子胥其江自娥死遂以其氏名江○語意活潑潑地

焦尾琴擬斷絃曲

漢議郎蔡邕奏請正定六經鐫刻大學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木請裁為琴而其尾猶焦因名曰焦尾琴獻帝初司徒董卓舉邕遷至中郎將卓被誅邕坐傷痛董卓繫獄死獄中邕女琰邕嘗鼓琴絕絃琰曰第二弦邕曰偶得之耳故斷四弦問之並不差嫁為衛仲道妻遭亂為胡騎所獲在胡中生二子魏祖操贖之重嫁董祀琰自傷失節作悲憤詩胡笳十八拍又奉操命為抄圖籍真草無遺誤

中郎蔡有父文姬蔡有女聞琴知宮商聞絃知徵

羽宮商徵羽五經通篆隸六韜相工繕書家世耽文

中郎蔡有父文姬蔡有女聞琴知宮商聞絃知徵

羽宮商徵羽五經通篆隸六籍相工繕書家世耽文

學異代珍璠璣座上嘆獄中叱漢臣惜叶悲憤詩

胡笳曲魏祖贖一弦一弦若斷若續一拍一拍如

訴如泣叶焦尾琴空有音父讀書身頽累女讀書

身亦失嗟爾生徒努力若謂絃也說得蔡氏父子心服

縛虎急 擬縛虎行

九原呂布始以驍勇給刺史丁原為騎都尉甚親侍并州牧董卓入京誘布殺原布殺而詣卓卓愛信之誓為父子遷布至中郎將初平初司徒王允謀誅卓使布為內應時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布刺殺卓進封溫侯後以布為左將軍擊敗汝南袁術復叛術攻豫州牧劉備備走遇大將軍曹操乃屢戰皆敗乃縛布

見備曰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縛之急獨不可一言乎操曰縛虎不得不急命緩之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縊殺之

建陽養都尉虎性何能馴鄆塢養中郎虎心終不

仁怒目啖汝南翻身噬豫州皆從虎下邳戰屢北

惡虎始被收行歌布乎布跳梁惟温侯誰謂縛且

急不急將焉求吁嗟虎乎虎不急將焉求語意穩帖

鸚鵡賦 擬鸚鵡山

建安初平原處士禰衡與魯國孔融弘農楊脩善嘗稱大兒小兒融愛其才數稱於曹操操聞衡善擊鼓召為鼓吏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皆令更著岑牟衡於操前裸以更之操怒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遣人騎送之荆州刺史劉表表先服其才學耻不能容又送之

江夏太守黃祖祖長子射與衡尤善時有鸚鵡者射請賦之衡攬筆而作文不加點後

怒曰本欲辱衡反辱孤遣人駟送之其
刺史劉表表先服其才學耻不能容又送之

江夏太守黃祖長子射與衡友善時有
鷄鷄者射請賦之衡攬筆而作文不加點後

祖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祖慙令將出
衡方大罵遂令素疾衡主簿即時殺馬

翠鳥挺竒姿金精協火德鸞鷲視猶輕此融綠羽脩也

矜西極辨慧莫與伍底事栖鄴柱海上有禰衡眼

中無魏武世治池有龍世亂嶠有虎岑牟當席更

躒餘面擊鼓只擬衡承羞詎知操受侮歲怒送荆

州能言復何補噪啁復不堪含嗔送江夏羈旅應

棲遑飄飄不相下采采修麗容咬咬宣好音只知

人異已不知人異心昔飛不妄集今翔不擇林鸚

鵡復鸚鵡軒昂翻陸沉賦成驚四筵狂斐何翩翩

所遇皆鷹隼仇薄復誰憐撥賦中語成篇正平之

矣。鋪處亂世固難處魏祖
叙詳實尤難正平其不智哉

漢壽侯

漢壽亭名也。建安間左將軍劉備襲殺徐州刺史關羽行太守事。曹操東伐獲羽厚遇之。汝南袁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將軍張遼及羽擊之。羽獨刺良於萬衆中斬其首還。遂解其圍。操素羽為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為人而察其無久留意使遼以情問之。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不可背之。吾當立効以報曹公。乃去耳。及殺良拜書告辭而去。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後先主拜羽為前將軍。羽斬其將威振華夏。吳孫權守將呂蒙襲羽。羽兵散未集。乃殺羽。

漢德嗟益孤操霸魏權霸吳躬逢帝胄初日手堪

扶為漢虎臣倏爾然不下絕倫逸群威振華夏知曹

漢德嗟益孤操霸魏權霸吳躬逢帝胄初日手堪

扶為漢虎臣簡然不下絕倫逸群威振華夏知曹

侯遇我厚我受劉公恩何可負身在邳心在劉百

萬軍中刺良死所若頭詩不云無德不酬國士風

休休識我不彼留諒彼不我仇上有先主前有武

侯驟不祥神不亡所至如見靈乃揚雲長死得驟

見之此後世說得當時關侯國士之美如寫關

五丈原

蜀諸葛武侯屯兵五丈原圖魏魏大將軍司

馬懿歛軍依險兵不得交大尉虞詡曰公畏

蜀如虎亮進將逆戰懿大敗武侯悉大衆出

斜谷據五丈原懿止渭南魏主使將助懿勅

懿堅守亮數挑懿懿不出乃遣以巾幘懿怒

請戰於魏祖祖使將坐營門以制之亮病篤

有星三接亮營俄亮率人奔告懿懿追之長
史揚儀及旗鳴鼓懿不敢逼儀結陣而去

五丈原頭將星顯八陣龍翔六韜江衍中原可席

卷五丈原頭將星晦旗鼓復加戈車即走劍氣猶

冲斗敬如神畏如虎木牛其雲流馬其雨言如雲如雨也

管樂比其仁伊呂繩其武管樂侯自比伊呂也平生

盡瘁心鞠躬垂至今炯炯出師表悠悠梁父吟奇

才自三代未捷心無任躬鞠盡瘁也日月爭高

南風烈

擬南風嘆

晉武帝泰始中令尚書令賈充鎮關中叛羌
克憂之侍中荀勗計令結婚太子因言充女
宜配儲宮楊后亦稱之乃納南風為太子妃
充遂不行然太子咸知不堪事大傅衛確侍

宴陽醉跪帝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
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密封事令太子決之妃

宜配儲宮楊后亦稱之乃納南風為太子妃
遂不行然太子咸知不堪事大傅衛離侍

宴陽醉跪帝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
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密封事令太子決之妃
借外人代對帝省之甚悅太子乃安妃性酷
虐嘗手段人帝脩金墉城將廢之楊后勸止
而數戒厲妃反致恨及惠帝立妃為后遂誣
楊太后父駿謀亂后同逆廢之金墉絕膳崩
帝嘗在華林園聞蛙曰此為官為私賈后因
得淫恣乃有老嫗籠惟少年厭之事洛中譏
曰南風烈吹黃沙越王倫等因
衆怨詔廢后送金墉城賜死

南風舞宮闕飛霾日日起尚書如避出鎮結婚計

能止侍宴憐宮傳深哀那堪此激切陽醉時輾轉

欲言地撫床意已悟代對心復式先帝起金墉特

地為儲宮勸止恩何密戒厲情何鍾昨日后在妃

今日妃傾后豈謂天不高豈謂地不厚蝦蟆鳴葦

園顧問官與私洛陽歌烈烈豈知風離披殿庭忽
天上房櫳自禁中籠帷日飛入少艾每相從賜死
恨猶長金墉為誰築阿姑昔既寬阿婦今始蹙相
看倘相問元惡誅應伏無邪晉祚衰有底晉宮瀆

美刺詳實彼皆無遁情矣而衛瓘之忠乃見

嘆銅駝

授晉之東

晉惠帝朝賈后專政后女弟子賈謐勢亦盛
后舅郭彰與石崇陸機等皆附謐號廿四交
稱謐為賈誼更相薦託關內侯索靖知天下
將亂指宮門外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
耳後后廢賜死謐爭伏誅自是諸王擅兵夷
狄乘間而起永嘉間漢石勒追東海王越殺
之軍潰王公已下死者十餘萬人宗室四十
八王亦沒於勒漢兵遷帝於平陽漢劉聰大

會使帝行酒侍中庾珉死之帝亦遇害建興
初劉曜陷長安帝出降五年帝在平陽聰出

之軍潰王公已下死者十餘萬人宗室四十
王亦沒於勒漢兵遷帝於平陽漢劉聰大

會使帝行酒侍中庾珉死之帝亦遇害建興
初劉曜陷長安帝出降五年帝在平陽聰出
獵令帝執戟百姓故老流涕聰後大會令帝
行酒又使執蓋尚書郎辛賓死之帝亦被弒

銅駝當壘立叶南風穢紛出宮中霾颯沓洛下稜

狼籍黃沙日日飛紅塵處處隔侍中號泣天省郎

哭擗地板蕩徒殞身播遷空墮淚二十四友除四

十六王死河決神州洶曷止回首叢棘中銅駝猶

怒視君不見夏妹喜商妲已晉之西山莫踞晉之

東江堪濟安得廉將步吳將騎戡定中原坐使虜

不得辱懷皇羯不得凌敗帝霾氛沙塵喻亂

東門嘯

晉尚書令王衍善談遂成風衍總角嘗造
 尚書山濤濤嘆美良久曰何物老姬生寧馨
 兒然誤天下蒼生未必非此人也衍居宰輔
 弟澄敦俱為刺史自謂為三窟石勒等寇京
 師越都督征討賊退遷太尉越卒軍散勒少
 行敗洛陽倚嘯上東門衍見而異之曰向者
 胡羅吾觀其聲殆有奇志恐為天下患馳遣
 取之勒已去至是勒問衍以晉故衍為陳禍
 敗之由且自說不豫事勒怒曰君名蓋四海
 破懷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牆殺之澄為
 敦所害敦以謀反病死

胡為乎清談察其人訝其虛玄胡為乎長嘯聞其
 聲驚其笑傲實鴻欲自全狡兔紛已失窟馨誤蒼
 生胡羅患中國排牆一夕休三窟竟何力介胄辱
 腥膻衣冠陷荆棘天下卒破壞河岳無顏色誰識

行蠶非前誰識勒虎復翼鴻兔皆自三窟拈出

腥膻衣冠陷荆棘天下卒破壞河岳無顏色誰識

行蠶非爾誰識勅虎復翼鴻兔皆自三窟拈出

聞鷄舞擬聞鷄行

晉鎮西將軍祖逖寢中夜聞鷄鳴曰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元帝徵為軍諮祭酒逖勸帝復中原帝以為豫州刺史將部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建武初逖克燕城趙石勒遣石虎圍譙逖擊走之進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遣騎距逖復為逖所破黃河以南盡為晉土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計勸患之因與逖書求通帝以征西將軍戴淵都督豫州逖輕淵吳士無遠識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淵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將有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

中原天欲曉江左鷄先報聲初動神應告唱再宣

音備好攬衣起舞鞭指東京道擊楫中流波浩浩

卷一 樂府 天二 三

帆渺渺來得虎躍龍翔何處揚吾蘇擊勒勒走破

勒勒守河以南吾小有功垂成越鷓吳鷓後先鳴

荆棘雖剪風沙未清太行空有情氣昌辭亦超然

呼伯仁 擬伯仁怨

晉大將軍王敦反司徒王導帥宗族待罪僕射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百口累卿顛不顧既見言導忠誠申救甚至顛出導又呼顛不與言顛左右曰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又上表明導無罪導不知恨之帝召見導以為前鋒大都督詔曰導大義滅親云云寡德石頭導出戰皆大敗百官往見敦敦謂顛曰官以此負公或勸除顛等敦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台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止應令僕耶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耳又不答敦遂收顛殺之帝使敦第彬等敦彬先止笑頰然後見敦敦怒導令彬謝彬曰脚痛

導後檢見顛表執之遂涕曰伯仁由我而死

不答敦遂收顯殺之帝使敦第彬等敦彬先
上天顯然後見敦敦怒導令彬謝彬曰脚痛

導後檢見顯表執之流涕曰伯仁由我而死

知若賢不必呼苟不賢乎亦徒殺諸賊勅諸奴取

金印如斗大內申救外若不相假兩不答端有情

三不答寧無心吁嗟乎僕射百口果累卿導也恨

彬也哭大義親未滅大逆賢先戮不能拜何為謝

脚痛頸痛兩不相下欲與司徒生却為司徒死九

廟如有知忠貞何堪此臣公復生不能措一辭矣

五將山 擬氏帶箭

晉武帝寧康初秦符堅欲伐晉僕射權翼衛率石越諫未可堅曰以吾之眾授鞭於江足斷其流堅第陽平公融諫曰獨不記王景略臨沒之言乎不聽所幸張夫人幼子誅亦諫

曰婦人孺子安知大事堅發步騎百萬晉遣
 都督謝石將軍謝玄拒之堅見晉兵嚴整又
 見八公草木曰亦勁敵也晉兵臨淮屬秦欽
 兵欲渡淮戰融略陣偶為晉兵所殺秦兵遂
 潰自相枕籍死者蔽野聞風聲鶴唳皆以為
 晉兵且至慕容垂請曰北鄙聞王師不利輕
 相脅動臣請詔鎮之堅許之攏翼曰垂有凌
 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堅不聽

八公草木皆兵戈應兵豈在多虎賁千里沙飛揚

憤兵豈在強便有淝水東鍾山歌凱海雲紅淝水

西萬馬奔北風淒淒投鞭欲斷江浩氣冲半斗曾

未抵江干傳喧帶箭走奔軍驚晉鶴敗將愁燕隼

秦虎已失林縑籠復誰謹叶五胡稱獨盛澤在豫

雍間見不及婦人與孺子却避五將山

詞高氣

陶靖節

五斗粟

雍間見不及如人與孺子去過五收山
氣已

陶靖節

五斗粟

晉彭澤令陶潛在官八十日郡遣督郵至縣
吏請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豈能為五斗米
折腰向鄉里小兒
即日解印綬去

人愛五斗米我愛五株柳斗米寧折腰下與兒曹
壽挂冠即日歸歸與柳相守春旭蔭茅堂援琴坐
時久黃花開滿籬况復逢重九隣里時經過依依
但飲酒歸去抑何為逍遙無何有羲黃為吾君巢
由為吾友長歌臥北窗聞吟詩數首

燕巢林

後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參軍王玄謨
尤好進言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

封狼居胥意校尉沈慶之因陳不可帝今難
 之慶之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欲伐國
 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帝不聽魏
 主燾兵南下帝登石頭城謂曰擅道濟若在
 豈使胡馬至此燾還魏凡破南徐徐兗
 豫青冀六州所過赤地燕歸巢於林木

有長城敵敢侵無長城虜即臨長城壞魏壘休司

空棄宋邊愁胡風腥航驚洲胡馬至城石頭婢識

織奴識耕白面書生盜識兵底事紛紛難慶之參

軍少宰言何施中原赤地劫無遺譚在九泉應揮

涕夜半啾啾六州鬼經年猶聞哭道濟南北徐通

不通狼居胥封未封燕來巢野無屋巢于樹露不

堪宿

居胥匈奴山名
讀之令人墮淚

盛狗報

機鞞狗嘆

堪宿
奴山名

人墮
必

氈狗報

機氈狗嘆

宋後廢帝弒領軍蕭道成之志也荆州刺史
 沈攸之舉兵不從執政袁粲尚書劉秉謀誅
 道成諡泄道成使其徒戴僧靜攻粲粲子晟
 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曰我不失忠臣
 汝不失孝子遂俱死粲小兒在抱乳母將以
 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抱以出首乳母乎天
 曰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慶
 見兒騎大乾狗戲如平常餘開場忽見一
 狗走及慶家過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
 沒後蕭道成封淵齊王帝禪位齊道成以褚
 淵為司空淵弟紹歎曰彥回
 少立名行何意被狂至此

兒父為臣忠兒兄為子孝乳母憐兒孤零丁出懷

抱只擬投若生豈期投若死天地鬼神明聽明視

終當滅門以報孺子兒乘氈殺氣儼如生氈乘兒

死生心不平彥回能負君靈慶能負師靈獨不負

主噬賊死參差靈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弟子重

嗟恨歌滿石頭城耗多毛犬也曰負則彥回靈慶皆不如耗矣

鮮卑兒

東魏大丞相勃海王高歡累世北邊習其俗遂同鮮卑歡每號令軍士其語鮮卑則曰漢

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河南行臺侯景素輕歎世

子登謂僕射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已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矣武定四年

歡有疾徵澄至晉陽澄詐為歡書召景景不至

為去胡為胡語為去漢為漢語漢胡伊誰與漢令

為去胡為胡語為去漢為漢語漢胡伊誰與漢令

汝溫飽汝曷陵胡令汝安寧汝曷膺胡語誘胡漢

為去胡為胡語為去漢為漢語漢胡伊誰與漢令

汝温飽汝曷陵胡令汝安寧汝曷庸胡語誘胡漢
語掖漢虜可携華不可亂其胡之楨其漢之翰紆
豪志跋扈桀鰲河南臺胡語呼不應漢書招不來
鮮卑小兒行何堪藐諸夏無那塞上鷗飛飛不相

下

吳老公

梁武帝太清元年東魏河南行臺侯景來歸
東魏討景武帝遣貞陽侯蕭淵明等伐之遂
為所獲東魏大將軍高澄謂淵明曰梁主若
不忘舊好諸人並即遣還淵明使人啓梁景
知乃詐為鄴中書求以淵明易景帝於是復
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曰我固知吳老
公薄心腸於是自至壽陽徵求無已請娶於
王謝帝不許遂反於壽陽臨賀王引景渡江

園臺城三年城陷帝憂憤崩太寶初景取簡
文帝女深陽公主請帝襖飲樂游苑帝聞絲
竹悽然
泣下

富有虎踞行臺志飛揚翻去來納若叛收若逋叛
斯式逋斯侮魏師討梁將伐勃海捷貞陽蹶鄴中
書帳下環侯旦往蕭夕還真不真虎心疑假不假
虎思迷虎奔敗捕不揚虎窮歸棄不祥復爾身彼
不薄讎彼恩爾乃惡走壽陽戍臨賀三年圍一朝
餓却訝朝廷逐一客豈計臺城招一賊深陽門第
憐國珍叶樂遊絲竹愁人心薄心腸梁老公惡心
腸高老傭以虎此景意斯暢然景常事高勃海

破高州

與高涼洗

勝高老備

以虎北景意斯暢然。景常事高勃海。銷叙得詳明景之惡梁之愚昭然。

破高州

與高涼洗

梁高帝時高涼太守馮寶妻洗氏簡文帝太
寶初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洗止之曰
刺史鑄兵聚衆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兵
也願無往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將兵逼南
康洗謂寶曰君往必戰宜遣使告之身未敢
出欲遣妻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得千餘人至
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
果不誤備洗氏襲擊大破之

高涼豈不勇中閩知兵戎援臺召不赴刺史懷深
衷高州遣使至太守不得從叛虜既入寇懸知彼
壁空請提一旅往乘虛擣彼封洗兵隨賧至奮擊
大破之賊遷棄郡走掩龍復不支閩內知運籌閩
外知決勝海南有洗姬坐使塵波定君不見合浦

戴洗母信義服且久况識霸先才寧都非賊有

說得涼姬智
勇高出高涼

涼風臺

北齊婁太后乾明初下令廢帝殷為濟南王
 立常山王演是為昭帝太后戒曰勿令濟南
 有他也皇建初天文告變帝以濟南當咎害
 之帝墜馬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
 對太后怒曰殺去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帝
 初許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子百年為太
 子湛心不平至是徵湛於晉陽與書曰百年
 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後封百年
 為樂陵王河清間白虹圍日再重人橫貫而
 不達赤星見帝欲百年厭之名百年百年知
 不免割帶玦留與如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
 涼風臺帝遣左右亂捶之氣息將盡乃斬之
 棄諸池池水盡赤如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
 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僕射光自擘

之乃開

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僕射光自擘

開之乃

濟南廢常山立毋令有他言曾入長廣立樂陵廢置之樂處言猶在君不見日重圍虹橫貫白暈生赤星見前人為後人學先皇竟爾他太子殊不樂誰名變誰馱災失馬神應鑿黷刑天亦哀太后神何怒昭帝魂復摧百年太子名無罪亂加之捶猶子何辜猶棄之池臺風黑池水赤池中身池上壁旬不食魂隨魄玦在手死不擘含悲割玦時盡哀把玦地涼風臺下池烈妃名不墜多傳中語

叙二主之忍之殘斛律妃之烈詳實讀之令人扼腕

母得歸

擬歸母怨

後周保定初晉國公宇文護都督諸軍事遣
 將破齊長城至并州期再舉齊大懼護母聞
 與皇四姑先沒於齊皆被幽繫至是請和仍
 留其母為後圖令人為閻作書寄護辭皆激
 切護報書亦婉曲云奉見於泉下云云齊要
 護重報往返再三而母始歸是年突厥師
 赴期護不得已東征齊刺史段韶遙謂周軍
 曰汝宇文護終得毋遠來寇豈送死耶天和
 初護母卒詔起護視事護父當權軸帝以其
 暴慢因自外還帝引入朝太后令懷酒誥勸
 太后好酒帝從後擊護踣地
 乃斬收護親黨數十殺之

母書富貴心子書寒暑情母縈兒女懷子逐風雲

程被繫辭固隱圖歸力須竭方寸苟未亂其中豈

不熱彼要千金求我甘一旦集母終歸兵忽接齊

聖揚周壘劍一朝坐暴慢給入情何亟不獨殿中

不熱彼要千金求我甘一旦集毋終歸兵忽接齊

登揚周壘劍一朝坐暴慢給入情何亟不獨殿中

誅玉璉已自擊所幸萱復培不為敵所輕所幸薤

已歌不為刑所驚軍前不送死禁中自投死嗟嗟

宇文子

見周臣之歸母周帝之殺臣皆非中道

數行詔

擬和士開

北齊侍中和士開為世祖所狎出入臥內得幸於胡后權益重天統初趙郡王叡與司空

婁定遠等謀出士開獻於前殿面陳士開罪失乃以士開出為兗州刺史王促士開行士

開載二美女珠簾以詣定遠願得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見太后及後主進說曰臣

出之後必有大變因慟哭帝后皆泣問計士開曰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青州

刺史責叡以不臣之罪召入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還賂之

朝在殿閣間夕在宮壺邊金莖承雨露侍中得所
 天入朝憎若穢當筵發若態無邪腥風吹誰憐割
 所愛計與都軍俱賄惟司空俞授冠諫殊切入載
 謀何許才許二宮辭正須數行詔刺史領新除帝
 子加凶召珠女明且都來去如飛蚨昨日納婁室
 今日償和廬一計賊忠良片言正頌數也垂典常誰
 為磔若尸醢以祭靈光發得上開野狡如見

其二

狼籍亂天池朝朝雨露滋太尉奮若穢當發彼
 私風吹臭滿掖壺闈非所宜接冠空切諫陰陰霜

未晞司空皆與約豈意事中移珠女一入載事為

私風吹鼻滿掖壺闈非所宜接冠空切諫陰陰

未晞司空皆與約豈意事中移珠女一入載事為

定遠乖兗州不復出詭言得入辭慟哭因納計數

行詔斯裁珠女如青蚨飛去復飛來領軍因出牧

趙王遂蔽虧王心不負天獨憐勁草披荻雄終被

磔誰報忠魂知亦斷得的當

滕上絃擬晉州急

北齊後主淑妃慧黠帝嬖之願得生死一處

周師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淑妃

請再殺一圍及至晉州城垂沒帝止之召淑

妃共觀之及妃裝已城遂不下帝將立妃為

后令人馳取后禕翟仍與並騎觀戰東偏少

乞妃賜之帝遇害以妃賜代王達淑妃彈琵琶

琶因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
欲知心斷絕因看膝上絃後達妃兄令自殺

豈不知晉州急吾妃樂獵吾曷罷圍豈不知城將

陷吾妃緩粧吾盍忘機豈不知賊奄至吾妃未加

后禕翟取至吾端歸事已非猶乞妃膝上絃指下

徽絃已斷願乃違昔同死今分飛侍主衣再豐布

裙堪配春地下倘相值不知妃誰從 說盡寵
變之非

長江慙

擬長江險

陳後主荒于酒色起三高閣與三妃嬪居復
道往來常使張貴妃等夾坐江孔尚書等預
宴謂之狎客君臣酣飲從夕達旦相明初隋
以八十總管致討後主聞隋兵臨江曰王氣
在齊兵三度來周兵再度至無不摧沒虜今
來者必自敗孔範亦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

虜軍豈能飛渡明年隋軍南北並進隋將韓
擒虎賀若弼入宮後主連遠避匿井中及以

來者必自敗孔範亦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

虜軍豈能飛渡明年隋軍南北並進隋將韓擒虎賀若弼入宮後主遠避匿井中及以

繩引之與張妃孔嬪同乘而出遂與王公百官同發之長安

江水長葦可航江水深舟可方齊兵三度來周兵

兩番至人謂江可斷彼謂江可恃三閣與天通複

道高摩空酣飲方達且隋師遙入宮天高難卒登

地深堪共匿空談天塹險何曾限南北石頭忽抗

塵妃嬪同墮井繡襦坐芳泥玉體聯金縷洪波秋

瀾瀾韓賀能飛渡後主去長安狎客醒何處

辭旨婉曲有味

女奴老革

隋煬帝自山陵畢日事巡遊建東京開通濟渠刊溝置離宮造龍舟築長城用夫幾五百萬民不聊生帝東西行車靡有定居尚書揚玄感反平之使推若黨與不下十萬以為民不欲多即為盜殺三萬餘人狂者過半太平間帝至東都顧眄街衢曰猶大有人在意謂殺感黨尚少感焚龍舟殆盡詔復造數千艘制更大宇內盜賊蜂起臣下不以實對帝問納言蘇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茲後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帝不懌威出海史大夫裴蘊曰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曰老革多姦以賊脅我帝在江都不自安常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入圖儂帝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明年為右屯衛將軍字文化及所殺

民恐少却稱多賊恐多却稱少殺劫災匪輕剽掠害非小無多許猶惑有多許威盜默裴蘊蘇委

曲諷從容導但願後發兵先赦盜使看數十萬堪

害非小無多許猶惑有多許威盜默威也委

曲諷從容導但願後發兵先赦盜使看數十萬堪
汎掃言不授諭不憚心徒苦耳徒逆修築復修築
東西更南北百萬復百萬何所非民力山東大有
人率土皆赤子外間大有人秦亥伊誰氏眼見蒙
蔽步多艱不知老輩斲未斲端的人圖儂只在江

都宮言不得到丹陽也

就事論事而事皆明當委亦莫逃

亦見蘇威之忠

諸生胡檐 胡補

胡樸 胡袞 校

秦亭揚談 錄



可泉擬滌翁擬
白樂府卷之一

可泉擬派
白樂府卷之







